

李長卿集

四卷 贈序
五卷 書序

卿



李長卿集卷之四

豫章李 鼎著

門人江都倪啟祚校

贈序

左司空念吾徐公考蹟序

國家準周禮立六尚書使率其屬以掌厥職至簡
貴也貳以左右侍郎入與分席而坐出與共道而
馳至有所條刺案謀僅取署名楮未無他事蓋
貴與尚書埒而簡過之又功令三載守官亾害得

被 恩綸自身而上者三世下錄厥胤稱胄子以故自外藩入者一旦釋公移罄折之勞而享安車振珮之適不啻捨筏而岸蛻形而僊矣念吾徐公業官左方伯治滇入佐尚書計日耳徐公曰吾安得當母氏而闕一日之養蓋朝陳情而夕家食矣越二十年 天子詔起公田間官如故治晉自晉入而容臺而銀臺而左右司空皆秩三品賁 恩綸錄厥胤計日耳徐公曰吾甘家食如飴安得當吾世而違初願於是上疏乞骸者三 溫綸勉留

者亦三會大司空虛無人公十九居攝 上方奉兩宮驩而吳之錦滇之金江右之陶晉之繒秦之蠲不無浮歲額先是請者相繼獲譴額益愈浮公乃酌時宜條緩急請以三年絡繹而輸于是民得以寧 上意亦解而愈浮者悉得汰去其最鉅者淮且歲增溢 祖陵不侵者僅以尺計 天子驟聞震怒罪諸先事蹟用弗成者 詔雜議所以治水狀公一切罷其無當者獨謂河疆淮弱弱者不得不漩洄而橫溢言分黃者是也河淮合而下流

日就淤澱則不能若其歸海之性言兼導淮者亦是或曰二業俱興如時詘何公曰不然治水如救闕非兩殺其怒而厭所欲不可卒用公筭不逾年而水大治 天子荅公殊勛將有後命今年秋七月公以三品秩滿所稱賁 恩綸錄厥亂者故自葵典顧諸公之得之也以逸而公之得之也以勞斯不亦懸殊已哉是役也公置其身于去與留之際而其蒞官率屬也又在乎長與貳之間微獨勞也蓋亦有至難者焉 乾清宮未災時公下令陳

畚耨具綆缶備水器至期 天子方露禱計無所出公率徒正奔火所 天子嗟異良久以故大工之興也端屬之公焉公玄圭甫已告成而荒度方且伊始貴固公所自有欲一日之簡其可得乎然昔也代庖今也尸饗昔也寄命於河伯今也取效於子來則不日之成於公又何難焉姻親某生輩造余而言曰某等習徐公於家食矣自視欲然若虛未嘗以賢知自命胡成功若斯之易也余曰若不習周禮乎五官各有專職獨於冬官闕焉非闕

也事變不常權無預設命曰司空言欲徵實以待
虛也昔禹以司空相舜後世三公之秩亦曰大司
空徐公執一虛以往天下不足宰也水土云乎哉

贈楊從吾先生榮授鴻臚序

夫林囿之廣無弗蕃也而麟鳳恒所不止池沼之
深無弗育也而蛟龍恒所不遊制科之宏無弗錄
也而個儻不凡之材恒所不列故班馬不以文學
起家李杜不以辭賦發跡自古而已然矣輓近如
三楊之相業二李之文章豈不焜燿一時彪炳千

載然楊也不與甲乙之選李也不發中秘之藏將
四面之網未盡張抑齊門之瑟未盡善耶而後迺
今知麟鳳不羣於毛羽蓋其所以爲瑞也蛟龍不
伍於鱗甲蓋其所以爲神也個儻不凡之材殊絕
於儔伍蓋其所以爲奇也吾里中光祿三田楊翁
者起詩禮而任俠者也內操白圭計然之術外修
仲連弦高之節又明習當世之務動與經術合若
執契一時告緩急者就質成者問民所疾苦與國
計宜先後者至屨滿戶外巷不容車馬三田翁有

令子二伯曰方池公以進士官貴州叅知仲卽從
吾公也從吾公弱而穎異三田翁最憐愛之蓋在
昆仲間爲士季在諸昆仲間爲季長也諸昆仲相
繼登庸公生也最晚初遊邑庠則名傾邑庠繼遊
成均則名傾成均九應棘試幾得而輒失之今庚
子再入南畿則執不佞手曰曩吾以一第爲囊金
有探無弗得也旣吾以一第爲淵珠得失未可知
也今吾以一第爲海月得固未嘗得失固未嘗失
也直應跡寄之耳已而病瘧或諷之力疾尚可卒

業公曰吾曩者不有海月之喻乎與吾眎得之猶
弗得孰與吾眎弗得猶得之乎遂謁選銓部受秩
鴻臚將歸省而後履任然意殊弗自得也于時畿
內外名公髦士皆公素所厚善者也或持文鑑而
掄公爲首舉或擁臯比而目公爲畏友或奮稅苑
而推公爲主盟或驅後乘而仰公爲前茅咸聚首
於茲以觀盛美然意弗自得殆若不知其然而然
焉顧不佞於公四世姻婭最稱莫逆欲贅一言以
釋疑網且爲公賀曷敢以不文辭哉竊謂 國家

羅士之目若疎而庸士之塗寔廣鴻臚職在九棘之列主宣帝德肅朝常通賓貢厥任亦崇重矣公以家學相傳之經濟生平未洩之文章入增

黼辰之光出樹梯航之望烏在其不可行志耶異等之擢前不靳於三楊二李後寧獨靳於公耶蓋聞聖王之御世也以六合爲林囿以四海爲池沼以百司庶職之展采錯事爲制科則麟鳳安得稱遐舉蛟龍安得稱遠逝倜儻不凡之材安得以樗散自命而託金馬門爲避世哉故知一第不足以

限公而以一第爲公扼腕者過也

贈太醫岳林孫君序

蓋余舉五子一女今僅存其一則克家也餘俱殤而殤皆以疹方疹時余情迫于中而上懼傷先大夫心也四方迎醫靡所不極而無救於殤至今猶戚戚焉克家舉三子四女余方留滯兩都及見者初舉二女耳萬曆庚子春克家遊南雍携諸孫偕來則二子三女布疹無恙余殊色喜乃兩幼者未疹又慧性稍可人意未嘗不私懼也辛丑冬霽霜

不殺草壬寅春大雨雪雪且彌月南中疹大作蓋
十不存一焉二月丁卯幼女秀貞膚腠蒸熱越三
日而疹見迎醫罔所適從僉曰孫君良遂迎孫君
孫君診脈之曰感不甚深而稟質柔脆此險證也
險而順投以湯液泔辰而愈丙戌幼子三晉膚腠
蒸熱越一日而疹見復迎孫君孫君診脈之曰稟
不甚薄而穀氣留於內風邪觸於外此險證也險
而逆歷指謂余此疹也此班也疹猶嘉禾班猶稂
莠稂莠不除禾乃不秀投以湯液傳班以膏而班

滅遞斑遞傳而遞滅焉蓋先後爲斑者二十而溢
斑滅而疹林然出矣越三日又歷指謂余此疹也
此丁也丁之害疹猶蝨賊害稼蝨賊不除稼乃不
登投以湯液鑱丁以鉞而丁滅遞丁遞鑱而遞滅
焉蓋先後爲丁者二十而溢且加百也丁滅而疹
勃然起矣越三日丁者復爲泡疹隙布小疹如珠
或如銀粟越五日又布如朱粟者無算孫君曰此
餘烈耳無能爲也投以湯液而疹脫然去體矣夫
斑也丁也一之爲甚矧兼此兩者而疊見焉乃今

得以無恙是三晉更有生也克家更有子也余更有孫也當是時克家情迫於中而懼傷余心也奚以異余之事先大夫哉余之不德豈望先大夫之萬一哉乃今得以無恙敢貪天工以爲己力其亦重徼天惠得孫君之醫之良故耳克家謀報孫君而無從也請余破例爲文以贈之余惟病須良醫國須良相一也爲國事於可爲之時其爲良也易爲國事於不可爲之時其爲良也難國事所以不可爲者讒慝張也吾而誦言以誅之則驟激而成

變吾而優游以養之則滋蔓而難圖微獨恃相才也蓋亦資相德焉今冬春交失其令疹者十不一存詎非爲不可爲之時哉孫君曰吾非能違時也第順時而嘿爲之調燮耳吾投以湯液保元和也膏之鉞之杜邪萌也孫君仁術得之家學而出以仁心斯所稱才德並茂者乎昔于公治獄多所平反令高大其門曰後當有爲三公者孫君全活寧減于公異時賢子孫出爲良相調燮之具取之家學裕如矣孫君吳淝人爲小兒醫者三世吾聞太

白真人授奇法於龍宮茲豈其苗裔耶

贈計部大夫健齋李君出守興化序

代作

今學士大夫稱嘉隆間相業最著者必曰興化李公興化李公云興化公以文學侍從事肅皇帝寵眷優渥六卿不敢望焉尋進大學士持國秉時繼分宜華亭兩君子後悉屏機事而和之以天倪一變畏途而康莊矣內祠井泉外奉倭虜公私之間材殫力竭公顯持大體而潛培其命脉一變虛耗而殷阜矣款貢之役衆議盈庭公外示羈縻而

乘隙以修戰守之具一變枕戈而帖席矣公以首揆輔莊皇帝僅二載輒引疾求去中外若有憾于公之不終惠我然內服公善處功名之會矣公子孫冠冕蟬聯近代莫與比數計部大夫健齋君則公季子也健齋君經術幹濟綽有父風繇中翰改授陪京督府叅軍晉戶部員外郎奉璽書權稅浙之北新關君先簿約法曰關譏而不征古制也吾不能詘國稅以信古制而復令依城社者羣聚而姑嘬之逐什一者能無病乎自今津吏告至

長雅集卷四 則戶 九
者毋後期主藏吏毋取盈輿臺胥史之屬毋覬食
不者罰有常格一時口碑盈路尋擢山西司郎中
一如在北新關時君敷歷三署同舍郎先後以百
數人人自以爲君親已蓋聲燁燁起兩都矣今年
閩興化守報闕主爵者南北顧無可當已乃曰吾
得其人矣無踰李度支者疏 上得報君輒過不
佞曰興化劇隄也撫察藩臬諸使者棨戟如蝟傍
郡守相與過賓車轂相擊鄉大夫啣使命者捧除
書者報秩滿者予告而里居者待命公車令者又

併其耳目以伺一守卽 主上出重臣臥而治之
未易易也其何有於任子興化越在海濱物力竭
矣上方倚辦隄國筦庫寬則慢急則殘中道則未
有處也海寇舍筏而登興化首及於難鄉者聞警
而懼猶可爲計今且以小安撤守矣先事而備則
見謂張皇駭而圖之又且無及某也朝受命而夕
飲水其何以答一人之休命不佞則有以解之矣
君家相國機事不入於心卒以回醇風於黃閣之
上子大夫用其道以宜於同舍郎則旣效矣撫察

藩臬以降雖人人殊哉然均之聞相國之風而幸一當其子之象賢也烏在其獲上信友之難也薄海內外陰受相國補助之賜子大夫用其道爲主計則又效矣茲不必以拊字易催科而以催科寓拊字烏在其不傷財不害民之難也相國嘉慕義懲不恪威惠迭相爲用百世賴焉子大夫先簿約法猶是物也行將籍海舶簡戎行慎守其一以待不虞烏在其先不可勝以待可勝之難也蓋我明統馭六合裂土而郡縣之有兩興化焉一爲縣

蒞廣陵郡卽相國湯沐邑旣以相國重矣一爲郡蒞閩藩則今健齋君分符地也健齋君治郡善狀當不減龔黃則興化何必減潁川渤海郡哉是李氏兩起家興化而興化兩以李氏重也異日者天子用漢法徵二千石入爲股肱以續乃父之績令傳循良者曰功名損於治郡時也則又相國屏機事持大體之遺哉

高平明府馬君膺薦序

代作

蓋不佞濫竽纂修正史之役每讀國家功令未

嘗不廢書而嘆也古者因事設官以爲民牧何其簡也今不啻十羊而九牧矣又有牧牧者自一而二以至於九未已焉當官者日飾程書走期會遑遑弗給也柰何言素志哉有受百里而令一邑於行志差爲近之夫令也甫釋褐卽抗顏倨百里吏民之上善良者我得而旌之鷙悍而爲一鄉之蠹者我得而鋤之蔀屋之下有沉寃而不伸疾苦而無告者我得而理之大都飾程書走期會者一二坐堂皇巡阡陌與父老子弟相親者八九予奪操

縱一一裁之於已人不得而撓之者也故士無有釋褐而驟貴者恒願一當邑宰始今高平明府馬君非所稱其人哉馬君以壬辰進士筮仕洪洞令朞年而洪洞治撫臺中丞魏公露章而上之朝曰馬令剗剗之利器也洪洞邑小而事簡不足煩馬令請移之大邑於是有高平之調朞年而高平又大治鹽臺直指黃公又露章而上之朝曰馬令非百里材也高平雖鉅且劇不足煩馬令請備異日臺省之寄夫洪洞高平異地均牧也兩臺使

者異人均牧牧者也馬君信材烏能獲上治民所
命非百里轍乎高平劉子虞龍馬君部民也寓書
文獻下疊疊數千百言列馬君治狀甚著且徵一
言以彰盛美夫劉子亢宗也聚族而居寧無有良
善者驚悍而蠢者抱沉寃而負疾苦者馬君一一
處之無失所故余卽劉子之言而知馬君之善於
高平也又卽高平而知馬君之善於洪洞也不寧
惟是劉子伯兄宮詹公余座師也存也馬君遇之
不加隆歿也馬君遇之不加殺且也經紀其大事

撫植其孤弱靡不周至嗟乎余有師而馬君事之
如余所自盡則余之戴馬君豈在劉子下耶卽余
而兩邑之有師者馬君事之如其自盡則其戴馬
君又豈在余下耶雖然此皆宰之善經也卽華探
情馬君蓋有真宰乎可以目擊而存不可執文而
契者也馬君尊人中丞公昔嘗撫我江右至今口
碑在十三郡父老子弟蓋善牧牧者也馬君夫有
所受之矣馬君行且捧徵書而官臺省寧獨以牧
著哉將以牧牧著矣又異日首六卿而稱冢宰首

長卿集卷四 贈序
三公而稱元宰皆是物也馬君有弟方宰杞邑與
馬君同舉進士爲余所取士聞杞邑治狀不減高
平余喜而論次若此至其殊勛偉烈則余將秉史
筆以俟大書特書焉

贈蕭水部之中河序

代作

蓋余於 今上癸未得以毛詩從慕渠蕭君後成
進士雅相善也越七年己丑我兩人奉命分閱禮
闈諸士治毛詩者而君得人爲最盛云君亟爲余
曰文猶水也源流泉淳分合無方弱而能彊柔而

能剛一債一起不主故常逆之則潰順之則昌吾
持此以振藻煥乎若天章持此以相士若執矩而
絜方持此以當輻輳若時啟閉而順陰陽余曰肯
哉進乎道矣又越二年辛卯春徐州大水君奉璽
書往治之行有日矣鄉所得士某某輩謀所以贈
君行者而徵言於余余惟北備虜南備倭漕河跨
其中轉三吳之粟以餉京邊一旦運艘不達公私
交困百萬軍興胡以給之則茲役也是眡疾者之
亟咽喉也徐州東連齊魯北界趙魏南通江淮西

接梁楚水陸之所必據產蛙沉竈民胡以生則茲役也是植木者之先本根也治河故有三郎自天津迄濟寧北河郎主之治閘壩自清河口至儀真南河郎主之治湖隄中河郎北自沛南自清河閘壩湖隄無所不主則茲役也是司命者之握中權也且也深雪乍消霽雨繼虐此天時之不可爲計者也小浮橋旣失故道沙平水漫渺瀰濼瀦此地利之不可爲計者也開隄洩水遂廢築塞致水灌內濠而奔溢衢術此人事之不可爲計者也夫以

一地三當天下之衝而直三不可爲計之日君雖才知其若水何雖然君嘗論文矣其來也有源其去也有委分而合之合而分之起而僨之僨而起之化柔弱爲剛彊是以逆之之道治之也化剛彊爲柔弱是以順之之道治之也水雖橫溢其若君何雖然此猶有所待也 聖天子方修恭默綏大猷底蒸民之生奏平成之績則六合不足均而四瀆不足理也又烏乎待君直與呂梁丈夫行歌而游於塘下耳詩不云允猶翕河敢賦以爲君贈

贈給諫徐公遷蜀中憲副序

會稽徐公以陪京給諫晉副蜀臬也一日而踰六級易郎而大夫易銀青而金紫褐蓋豸服奕如巍如觀者咨嗟太息以爲公喜或曰不然昔也優游青瑣今也叱馭九折昔也糾彈百辟今也建節西陲雖一日而踰六級安所藉此又咨嗟太息以爲公愠庸詎知喜者愠者均以淺衷測徐公者也徐公輒詣不佞而言曰吾懼矣吾懼矣言事易行事難言事於得言之時易行事於得行而不盡行之

時難吾待罪給舍

聖天子實寄耳目焉言而當

幸甚卽不幸而不當無呵責也言當而可行有盈庭之議在吾不敢任德言不當而不可行有盈庭之議在無有受吾失言之咎者夫監司置其身於兩臺使者之下而寄空名於守令長貳之上兩臺使者寓深意於反唇微詞之中而屬我以揣摩守令長貳告成事於已具之簡牘而泰山之不可見者常在一指之外吾烏乎治西蜀哉不佞進曰言行殊致其爲君子之樞機一也吾知公之善西蜀

矣公蒞刑垣六載於茲承乏而兼攝兵垣者亦不下三載與大司馬大司寇業相表裏一時邦禁邦政犁然具興 聖天子方銳意振起積玩諸所逮治不無矯枉而過公輒持漢法爭之曰無類王德又時時以兵法贊助主威諸當事者東抑倭西摧虜大都受公之旨伐陰謀而收奇捷者居多諸所糾彈非貴戚要津不以辱我白簡以故風采赫赫咸曰無犯徐公也監司持三尺臬專制一方兼治軍旅之事一切注厝皆公蒞兵刑兩垣時所熟計

而累牘論列者也公不難以去就生歿與 主上爭是非於兩臺使者何有貴戚要津尚無敢犯公矧守令長貳在公宇下者乎吾知公之善西蜀矣抑兵與刑之分也自周官始也有虞氏命臯陶之作士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一切萃于其躬而總之曰五刑五服惟明克允臯陶陳謨則又曰能哲而惠何憂乎有苗禹貢以三苗屬雍州而說書者以今湖南猺洞之苗姓當之蓋在西蜀南北之界云公行矣將諭巴蜀以 天子威德如是三苗有

不丕叙者乎又一日而踰六級則等大司馬大司
寇而上之是古臯陶之職也將撫五辰而凝庶績
以佐 天子從欲之治其喜愠不形猶是也吾儕
安可以淺衷測之耶諸九列之在陪京者曰唯唯
請藉不佞之言以爲公贈

賀當塗明府王季重秩滿奏最序 代作

古稱宰牧者戴星與鳴琴並耀史冊然勞逸不大
懸殊哉今時則不易然矣而當塗甚當塗附郭太
平爲陪畿股肱名郡臺使者奉 璽書問吏治得

失者以十計則難在獲上邑當水陸南北要衝而
北臺直指寔駐節焉傍髡邑長貳以期會至者絡
繹則難在肅賓高國之族甲第相望豪猾作姦巧
營三窟則難在持法階下兩造誰非匿情飾貌以
庶幾一中則難在聽斷且今之銅章墨綬非生而
貴者也夫非奮身膠庠焉得登枝而捐其本要以
人百其身非必皆禔躬而奉法也司牧者接御一
失其平不至水火不止矣則難在得士夫以一身
當五難戴星出入勞則然矣治猶未也季重之牧

當塗戴星者十一鳴琴者十九則其獲上則無悖
直無媿媿而露章之薦盈篋矣則其肅賓則豐不
踰節儉不廢禮而賓至如歸矣則其持法則不畏
不虐而巨室斂手狐鼠屏跡矣則其聽斷則虛中
以游片詞折獄而人人頌神君矣則其得士則月
有程日有課舉賢序而一新之師保父母之戴如
出一口矣斯與不下堂皇而治者何異哉余歸臥
豫章距姑孰一芾所聞於道路之口碑者如此當
塗邑博劉君某余年家友也寓書走幣請曰季重

治邑善狀不肖何可指數然所自出則明公門下
士也三年而報政將徼綸綍被之二親天寵渥矣
多士願得一言以當尸祝明公其無惜欬唾之餘
以爲多士藉手余憶乙未主試禮闈蓋得季重制
義最晚無論經旨淵邃讀其五策則炳哉郁郁乎
敷詞之藻以潤也廣哉洋洋乎蒐奇之閔以博也
思深哉鑿鑿乎圖事之精以切也意必日暮而途
遠者亟收之無令望商飈而與百卉俱萎焉暨旅
進時則弱冠而玉立耳余胡以相士爲哉蓋士須

才也才須學也學須識也季重生而夙慧一目十行俱下幼從其家大人自山陰遊燕遊齊魯遊吳遊豫章既反於燕鍵戶不窺園者十稔故才者授之天也學者成之人也識者因乎地也具此三物蔚爲國華宜乎文章經世兩足術也季重前釋褐時授茂陵令甫三月予寧去茂陵已肖像而虔事之繇此爲省方爲問俗結駟以周乎宇內安往而不著奇績如兩邑時事哉然無寧茲也季重雖軒軒霞舉乎絕無袷服鮮車之好雅不欲多藏以資厚亡其植本深矣居恒手不釋卷必將擅一代之作以黼皇猷於千禩若置身循吏傳中其一斑耳爰及此以復劉君之請

奉賀司理濰陽李公考績北上序

濰陽李公旣以文學高等成進士諸君子相與議於室曰李公也才宜以文學黼鴻猷置之金馬便或曰李公也才宜以文學飾吏治寄之百里便李公輒然笑曰吾知無所適而非君耳寧能擇地而蹈之浸假而投我以逸吾因以治圖書浸假而投

我以勞吾因以治簿書浸假而處我於勞逸之間
吾因以左圖書而右簿書已而拜姑孰郡理諸君
子又相與議於室曰知臣莫如君斯公所謂勞逸
之間也乎雖然吾見其可爲而不可爲夫司理號
稱監郡與守相鴈行而進南面據諸侯上部使者
十餘曹寔耳而目焉馳赫蹠走傍郡罔不兢兢奉
若大吏故曰可爲然非有民社專責也卽有美意
蒼赤胡繇見德部使者十餘曹心之不同有如其
面並以職事取成於理理雖賢胡能各肖其貌以

無失旨大疑大獄業出侮文吏上下其手株連蔓
引終歲弗達兩造未具而貴人竿牘已盈筐篋部
使者舉刺激揚鈎距之塗匪一得則其人不得則
鹿甚者行人得牛邑人災矣故曰不可爲公又蹶
然笑曰謂可爲者過謂不可爲者亦過吾以不可
爲當可爲而罔敢自逸吾以可爲當其不可爲而
罔敢憚勞如是而已矣烏知其他行之三月案無
積牘罔無繫民部使者下書勞之趾相錯於道虞
芮之質日夜不休于今三年而政成矣罷與傍郡

之獄無不察也無不以情也罷與傍罷之吏無不
肅也無不若于職也部使者十餘曹無不露章薦
之無不以公爲首舉也蓋公之裊躬也粹乎若白
璧故廉立而人歸公焉公之御物也淵乎若止水
故公立而人歸明焉公之蒞物也目無全牛游刃
有餘地故明立而人歸果以決焉無之而可爲也
者乃其無之而不可爲也乎且公視篆當塗蕪陰
匝月耳爲節物力均保馬蘇驛傳著爲畫一之規
垂之世世揚壩在罷城南歲久圯矣無議復者公

飭而新之又築梅塘圩轉巨浸爲樂土人人比之
鄭國渠云公持檄出按傍罷名山勝水無不歸之
詩囊假令公而優游金馬又假令公而寄命百里
其所述作施設無亦止此乃一舉而三物備如今
日胡可得哉公行矣 聖天子覽最書而嗟異之
曰姑孰吾股肱罷若治理若此其留作朕耳目需
次公卿尚弼 予一人則諸君子又且相與議于
室曰假令公入而金馬出而青瑣胡以加此然與
其被彼名也以出孰與被此名也以入知臣莫如

君信夫余不文以諸邑侯之請詮次其私語如此
若公治行與諸吏氓板轅之詞則更僕不能悉矣
贈司訓許先生擢巴陵學諭序

夫羽客仙流鴻飛蟬蛻人倫豔稱舊矣然詎必棲
谷赴淵披芰荷其橡栗同枯寂之士也乎哉又詎
必憑虛履空駕赤螭驂綠羆齊汗漫之遊也乎哉
要在虛無澹泊因應自然雖雜處人間世乎而遺
世絕俗之想居然皜而不滓是已故伯陽隱身于
柱下蒙莊屈體於漆園東方避世於金馬梅福遁

跡於南昌非所謂其人哉以予目所睹記則司訓
許先生抑亦其流亞矣夫廣文冷局也而司訓甚
司訓薄職也而姑孰甚蓋司訓橫經一齋弟子員
僅四之一耳而奉祿又復寡鮮姑孰之俗纖嗇鄙
瑣有酒食先生饌者百不一也予造其門入其署
掬其色未嘗不測然念之然不能移晷坐也許先
生則不然庭前種竹千个桃華桂樹對時丹碧迺
呈佳菊盈畝清秋爛若金腹雨餘畦蔬可芼可茹
卽不投轄井中不能去也予喟然嘆曰先生不寧

自忘其貧且能令人忘先生之貧不亦遺世而獨立者哉先生之言曰夫貧富窮通相去豈不遠甚然吾逐貧而貧愈留吾送窮而窮彌固以貧窮先據于胷中彼爲主而我爲客吾烏能逐之而又烏能送之以吾一官于此雖甚卑薄然食有脫粟出有羸馬視吾向未官廣文時侈矣曩不貧而今貧豈廣文罪哉吾不作鍾鼎想亦不作溝瀆想朝三鱸而暮苜蓿時取一樽對采石呼李白陶然一醉僊僊乎欲騎長鯨捉明月矣烏知其他居六載擢

楚巴陵學諭行矣知先生者曰去一齋而專席去姑孰而巴陵先生窮有瘳乎先生曰吾以一齋視專席以姑孰視巴陵安往而不得此哉况三湘七澤之間饒蘭芷而富杜苻其去一畝之菊多矣時取一杯對岳陽樓呼洞賓陶然一醉僊僊乎欲跨黃鶴弄玉笛矣又烏知其他予聞而嘉之因錄其言內之行李

贈少府淳安汪君擢鎮安郡幕致仕歸序

代作

余以己亥縮綬當塗則少府汪君先受曹事余熟

啓汪君端謹樸茂無所緣飾蓋長者也久與共事則歷諳掌故曉暢物情胥史而下不得蒙以不習豪右之族不得干以非法先公而後私急下而緩上至其操行凜凜則胡威吳隱之之倫黨也以予不敏于茲三年幸守文無害不干司憲汪君匡贊之力胡可誣焉蓋汪君青雲偉器少輒著聲澤宮已而肄業成均名實益茂久頓場屋則毅然奮曰丈夫苟足自樹卽以吾一適當彼三適足矣遂以選人謁天官得今職云需次而遷僉謂非異等不

足酬汪君乃今遷也而以罷幕罷幕也而以鎮安通邑士民無不爲汪君惜者余于汪君與衆同惜然不勝內愧也同官爲寮業注考上上而不能以其言信于當事惡用是操刀爲哉已而竊自解曰鎮安遠在粵右徼外華戎雜居匪投荒者不以授此而受之者復以投荒自安彼惡知漢廷有廉吏如汪君者哉今主上明習吏事嘉與海內外更始典銓者默喻上旨故選於衆以汪君往俟其著茂績如當塗者而後顯擢加之其無以罷幕爲小

長卿集卷四
贈序
鎮安爲遠哉乃汪君復毅然奮曰丈夫苟足明志
卽以吾一鬻當彼五鼎足矣矧倚廬望雲無日不
在夢想清泉白石故吾無恙胡八千里而升斗爲
部使者檄喻之不可同列者固留之不可巾車旣
發邑人士扶老携幼填衢泌路咨嗟涕洟卽兩蘇
之去都門黃霸之去潁川又何以易此離觴半醅
余因起而歌曰何以濯子纓兮姑溪之水漣且漪
兮何以振子衣兮天門之山廡且廡兮何以襲子
裙兮山雲澹兮川月輝兮歌竟三浮大白乃去

贈叅軍同安劉公遷綿州別駕序

國家于畿內列衛七十有二衛宿重兵蒞以萬戶
侯千夫長百夫長凡百數中擇一戶侯握篆而統
之佐以叅軍叅軍匪文學高等者弗以授蓋以文
事飾武備任至鉅也劉君弱冠游成均屈于一第
乃謁選天官遂用文學高等補叅軍諸臺省使者
薦疏與書相勞者以數十大都廉者嘉其永蘗幹
者利其盤錯靜者推其恬愉達者鑒其朗識而治
行具是矣逾五載又用叅軍高等判蜀綿州事劉

君意不自得曰吾何以治綿州哉吾展吾四體以治吾官而諸臺省使者日屬耳而注目焉無隔閼矣綿州距會城數百里於監司直指開府不啻九閼是事上官則難叅軍雖於萬戶侯爲屬吏然戶侯之握篆者弗握篆者與夫千夫之長百夫之長其考課殿最無弗于叅軍手上下焉今佐州矣考課殿最一聽于州牧吾抑而不盡見其才則以爲無當吾不愛其才而盡見之則以爲掩已吾徵見吾才而有所不盡則以爲嘗已其事長吏則難字

內成平叅軍無他事事惟是錢谷布絮朝受檄而夕散之無染指焉人人意得去矣州務牧持其綱而繁冗卑瑣之目一一責成于佐任勞而不享其成任怨而莫測其自是稱職業則難吾何以治綿州哉于是劉君之同官七十有一人偕其衛之萬戶侯千夫長百夫長以劉君之言聞于余且請一言以贈之行余曰劉君之難綿州乃其易之也余固知劉君之宜別駕且宜綿州也夫別駕古州郡之司馬也亦稱叅軍彼以文事飾武備此以武備

佐文事一也夫監司直指開府之廉者幹者靜者
達者其與臺省使者人豈異乎叅軍之登薦疏者
格不得過五人而劉君輒得首列矧州佐之不以
格限者乎萬戶侯起家世胄不甚嫺于文州之長
官皆民譽也劉君儒者臭味同之何才不可盡見
乎京軍素稱傑傲一不得所欲猶然脫巾而起綿
州遠在萬里小民兢兢畏法苟宣布德意而時繩
其一以警百則人人得意寧下京軍哉余固知劉
君之宜別駕且宜綿州也余于劉君有桑梓姻親
之誼又習知其家乘云蓋先世有編修公者曾一
左遷別駕有治聲又有恭襄公昶伯公皆蒞官蜀
中蜀中父老至今思之曰安得劉公長者世長吾
蜀乎則蜀蓋劉之并州故鄉矣吾固知劉君之宜
別駕且宜綿州也于是同官者與其衛之萬戶侯
千夫長百夫長唯唯而退因述之以爲劉君贈

賀督府王漢翀公榮晉一品序

余薄游南都輒聞王漢翀大將軍威名甚著比讀
大將軍所著登壇必究一書天文地理三式六韜

百家攻守訓練之說無不抉其闕而鉤其玄乃知曩所耳熟者直馬之一毛而非馬耳亾何大將軍自粵右總戎 召入佐南京右軍都督府事乃得一當下風則大將軍緩帶雍容敦詩悅禮至譚九圍要害事後當成敗如出寶藏於瓊林之庫乃知曩所目睹者直履之跡而非其所以跡耳亾何粵右開府上言安南外藩黎維新懷畏 天朝威德計斬我叛夷韋達禮函首叩關永奉職貢較之嘉靖時莫登庸力屈臣服者厥志尤虔厥功尤偉

帝用嘉悅大賚文武在事諸臣大將軍以都督僉事晉秩都督同知錫之白鍬錦綺于時大將軍麟袍玉帶北嚮稱謝退而就列儼然與五侯齊肩競美都人士咨嗟讚頌若出一口乃有私議末座者曰大將軍洵神武矣洵榮寵矣顧得之不以介士捐生而以遠人慕義將無有遺歎與予曰密無言若亦知茲役之伊始乎蓋先是思明府叛目陸佑遠勾夷臣達禮逐 命吏而奪之竹符弄兵潢池粵右幾岌岌矣大將軍仗鉞臨戎按古八陣法分

部將吏分道進勦大將軍握中權援桴傳羽以全
取勝折馘千餘又遍樹白旄招撫脅從者二萬而
溢逆佑計窮引刃自殺逆達禮南走交趾大將軍
既戮佑屍用彰天討移檄安南諭以無登叛人
是遠人慕義故介士捐生致之也大將軍之榮寵
大將軍之神武致之也且大將軍神武不寧惟是
皇上御寓以來三動大衆矣西北平李會則以
大將軍守固原而胡騎敗北東南平關酋則以大
將軍鎮狼山而海波不警西南平楊酋則以大將

軍守婺川而海龍先登其他定鄖陽之脫中殲黔
中之叛苗俱不具論若子之云胡不慧之甚耶于
是議者色沮口呿而前曰吾儕小人烏知大計微
明公發覆將終爲甕中雞矣抑時下四方多虞在
在見告安得分大將軍爲千百萬億化身逝起而
逝應之耶余曰大將軍神武旣著逃邇歸心再出
專征直免胄以示之傳檄以定之必且爲羅拜爲
銜璧烏用而求有以異異時分茅胙土圖形麟閣
將與五侯世守帶礪之盟永堅金石之好始基之

矣于是五侯諸大將軍並爲督府者聞斯言也捧幣而進曰知王大將軍莫如明公請籍其言以賀

贈太平勳端紫寰劉君榮擢龍游少府序

代作

國初闢三途以羅豪俊故得人之盛遠軼前古無論經術飾吏治者彬彬濟濟史不絕書卽起家刀筆往往與蕭曹輩爭雄競烈豈其性則然哉夫亦體乾出治者握其鄉風之符故士亦更相袞濯以期效用於明時猶之乎順風而翔集耳邇來上以資格待士士亦以資格自待苟竊一命之榮不啻

寸晷之繼白日第問膏脂足自潤否耳烏睹所謂官箴與身後名哉當是時也有能振蘭谷之幽芳挺松阿之勁節罔媿媿以諧世恒周慎以自防斯不亦晚近之罕儷而當事者亟收之以磨世而礪鈍者哉則今太平勳端紫寰劉君是已蓋余承乏當塗於羈屬乃在附郭日以政事得與劉君相過從者三年於茲矣劉君體不勝衣言不出口驟而眎之若渾金之在礦而莫可衡其錙銖也連試之以事則犁然備舉而未嘗以能著臨之以財則矚

然不滓而未嘗以廉著久而與之狎也則瓶無儲粟朽無剩衣或舉事端以待其關說而劉君卒無以應也斯所稱才守金茂者乎假令遭際明盛如我二祖在宥則異等之擢寧能舍劉君而他適哉茲政成矣主上特允銓部之請以劉君除龍游少府行矣夫龍游巨邑也少府職司通邑之賦於令長得以顏行而進朝布令則四封之內夕見德焉卽未嘗以異等待劉君然亦不可謂不深知劉君者也劉君辱在散秩尚以才守表見彰彰如是矧自今據百里之上佐鳴琴之政以其所以治太平者而治之何以異於駕渠黃下峻坂而令柏天主車參百爲御也哉部使者行將以六察舉循良具最書而上之天子其爲異等之擢直且莫俟之耳按劉君家江右之廬陵廬陵故禮讓節義所自出其漸濡於先賢名儒之教匪一日矣宜其裊躬蒞政多足述也

賀西昌吳侯考績序

代作

古者坐而論道則稱元宰總統百官則稱冢宰寄

命百里則稱邑宰其他階秩雖崇臨蒞雖廣曾不
得比擬而槩稱焉此其誼可繹而思也夫權無傍
侵之謂宰務先執要之謂宰士君子澤民而民日
親與致君而君日近其遇一也時而鳴琴堂上時
而聽訟棠陰朝布一令焉而閭閻部屋之下若挾
重纊夕布一令焉而閭閻部屋之下若釋重負凡
茲撫填巡方建藩陳臬監臨治羈無不一一受成
於宰環視四封自神君而外曾不能舉其姓氏斯
權無傍侵之謂乎乃執要之務則加意學校是已

夫學校者賢士之關賢士者蒸民之俊也邑侯於
學校有提調之責焉父母而師保者也西昌邑治
故在會省青衿之士三千而溢下焉者斲獻其瑜
而瑜有所不盡獻斲匿其瑕而瑕有所不盡匿上
焉者時霈雨澤而蕭艾或以敷榮時實霜雪而蘭
蓀或以摧折始而相求終而相避其勢則然從來
久遠矣孰意二百餘年至今而獲覲我吳侯者乎
侯飲水若醴茹荼若飴寓撫字於催科而催科益
辦寓哀矜於摘伏而摘伏益神濱江洿澤之鄉三

以水災告矣侯請賑請蠲至再至三必得請而後
已侯之愛民甚矣其愛士則尤亟焉居恒進多士
而迪誨之以繕性禔躬求志達道習尚端矣又迪
誨之以取裁先民滌除浮誕文體正矣士民偶具
兩造苟無大故未嘗不爲善類惜藩籬氣節振矣
澤宮歲久而圯侯捐贖鍰廣修至橋門尤增壯麗
賢路闢矣多士感激思奮聚首相誠曰夫子以愛
士聞士獨以不自愛聞不亦遠乎以故讀法呈課
而外無曳裾以干闈史者歲已酉當大比宇下得

儁者倍於他日乃侯分校所得諸士獨冠賢書計
多士姪脩而侯爲弘獎揆藻而侯爲賞拔執經而
侯爲剖微所稱入室高足者尤多私衷之感侯其
得士者昌乎今年庚戌侯當報政兩臺使者曲徇
邑人借寇之請具最書而奏之 闕下元宰相與
咨嗟太息於調元之閣冢宰相與咨嗟太息於掌
治之堂若曰方今權多傍侵務鮮執要以邑宰治
行彰彰如是使得宰天下亦如是邑矣其亟徵之
以收得士之效敝邑多士且有拭目而觀彈冠而

慶者不佞家食既久不涉除目一紀於茲因入室
高足之請姑銓次鄉校輿論之公以俟傳循良者
采焉

谷製太息於賄元之閣暴宰昧與谷製太息於掌
邑人苛取之請具景書而奏之 闕下示宰昧與
斯士者昌平今平夷大我當辨如兩臺對皆曲
對為陪婚也蘇人室高且者亦多味東之風其
多士敏削而對為法與對藥而對為賞其辨絲而
謝者計於此日凡對分妹也辨請士國民賀書

李長卿集卷之五

豫章李 鼎著

門人江都許國心校

書序

刻四書古註序

明興稽古右文壹以明經取士俾多士各治一經
而以四書弁於其首經生並皆治之蓋謂孔門傳
受心法悉在是書誠五經之橐鑰修身治世之梯
航也夫四書之名古未有也宋朱紫陽氏取十三

經中爲論語爲孟子暨禮記諸篇爲大學爲中庸者集諸儒之說而訓詁之 高皇帝加意表章厥

功弗可尚矣且著爲功令曰經書必主朱註間采註疏載在會典可繹也永樂中乃命儒臣纂集衆說彙爲四書五經大全而後紫陽氏之註有所羽翼而益閱我 皇上文治重光新建相國佐以經術請刻十三經註疏於太學繇太學布之薄海外內而後紫陽氏之註有所本源而益暘顧註疏浩瀚繁富匪兼人之力弗能載以往也矧草茅佔俾

之士可能購求而寓目哉藉令語孟二書或可割腴而致乃學庸兩篇復在禮記註疏之內卽欲窺孔門傳受心法如橐籥梯航之無從何某也不類竊總十三經而衡之則四書要矣又總四書註疏而衡之則註尤要矣爰集論語晏註學庸鄭玄註孟子趙岐註彙爲一編曰四書古註其簡帙與朱氏集註蓋亦相等卽人購一冊殊無難者夫然後薄海內外人士知諸儒之戶說與朱氏之集註有所本源也如是我明表章之功合三聖人之制

作而始備也如是則茲刻也未必非微涓赴海之一助云爾若罪我者謂爲生今反古則之三聖人之宸謨與古註具在

吳興李勣公生祠遺愛錄序

代作

今薊門開府餘于李公先是守我吳興踰五年而始遷去去之日屬州邑士大夫與父老子弟狂走失次而扳留之扳留之不足則號咷載道而爭送之爭送之不足則伐石而碑之碑之不足又飭材爲祠范土爲像而尸祝之尸祝之不足又從而寄

之長謠短歌以洩其深思永慕而錄之此遺愛錄之所繇作也所稱去思碑生祠記與公在事時創修諸記悉在錄中不佞讀旣卒業作而嘆曰嗟乎此公之所爲政而非公之所以爲政也夫下之待政者不億而總之則士民兩途上之施政者多術而總之則操縱兩術夫用士者利用和和勝則狎勢不得不稍峻其防而近倨拊民者利用恩恩勝則緩勢不得不稍繩以法而近猛久之操與縱兩無當士與民交稱病而政窮矣善乎李公之言曰

唯德唯禮可以爲政賓至未嘗不吐哺未嘗不倒
屣卽兩造盈庭簿案蝟集未嘗以不得聞而謝客
造請諸大夫之廬無問顯晦升沉必問吏治所宜
先與民所疾苦歲時具牢醴招客未嘗不獻酬竟
夕務洽彼我之懷暇日進諸博士弟子譚經義程
課業孜孜如弗及閭里小民以事得至公府油油
然撫諭化誨驩若家人父子共聚一堂迺有豪右
不法倚金穴而依城社則又三尺凜凜毫不假貸
卽一二受知於公稱暱就者無敢啓一頰進一牘

以求解免居恒私語相戒無敢越禮以干憲典蓋
公不設城府以示人故卽之者如光風之轉蘭蕙
不弛廉隅以自飭故承之者如嚴霜之被陵坂斯
已難矣至今懷德者畏威畏德者懷德又如盛夏
之負積雪勁寒之暴春陽則難之難者也由今乙
未距公丙子蒞任二十年於茲昔之壯者已老今
之少者未生有不聞公之風而躍然奮懣然懼者
乎有不稽首顙天斬公監司於浙旬宣於浙開府
於浙以終惠我曹者乎公嘗案豪猾者一入之辟

一下之理禡其產而歸之編民無餘法矣迺無敢置一喙以歸怨於公而稽首籲天以庶幾公一再來者如出一口此其間不可以淺衷窺矣嗟乎民僞雖滋直道不泯今之務折節而操絜令者非乏人也然斤斤以爲禮赫赫以爲威皆以吏治成其善宦非能置宦况而服官箴斯上下垂隔卽在任已然無論去後矣公注其精神於吳興五年如一日吳興亦注其精神於公五年如一日公不以旣去而忘赤子之哺於吳興吳興亦不以公旣去而忘赤子之慕於公過此以往而萬億斯年其尸祝其長謠短歌亦由是也某出公門下一步一趨瞻乎其後每對屬吏必舉公以爲正鵠庶幾有聞公之風而興起者是亦遺愛之及也

雙瀑堂文章序

夫修德修言詎非千古神聖授守一大事哉自哲以科分而始裒然並大於域中厥後冠切雲而譚名理者叱擿文爲小技工鉛槧而諧聲律者指講學爲僞儒若裘葛之不可同日而御水火之不可

長雅集卷五
書序
共器而藏蓋自洛蜀樹黨已然而日甚一日矣我
明以道德重者甚夥而晉江南海餘姚著以文
章顯者甚夥而北地歷下婁江著嘉靖丁巳戊午
間先大夫持憲節董嶺南學政不佞與以童稚從
遊宦中于時甘泉湛先生倡道學泰泉黃先生振
詞藻先大夫朝湛夕黃未嘗不虛往實歸而退以
命于不佞也蓋湛氏之學得之南海南海者白沙
陳先生也而梁公實歐楨伯黎惟敬諸君子則又
李王之羽翼而接武於黃者也嶺南文物之盛駸

駸乎鄒魯之遺矣不佞竊觀乎寰宇分合之數而
知有割據則有一統此開闢以來未之有改者也
割據無論卽以漢唐宋之一統而金甌未盡無闕
至我明而後東西南北罔不盡歸版圖洵中天
之極盛者也豈以道德文章同出異名卒無一人
起而合之以翊正統若執契哉胡于今竟寥寥也
萬曆乙巳不佞汗漫遊于廣陵二三子邀之講業
于社遂得登乎廣文與虔龐先生之堂龐先生頗
暱就之蓋先生尊人弼唐公佐南京兆時先大夫

適在比部相與譚道德稱莫逆焉其長公鄉進士
則又先大夫董學政時所錄士云先生承家之學
獨得乎白沙甘泉之傳至其宦轍所履輒有異政
表表在人耳目以故尊人爲治中爲曲靖守則兩
祀之名宦一祀之鄉賢先生令嘉魚則又祀之專
祠此其人品何如哉先生暇日出其雙瀑堂文章
若干不佞受而卒業見其爲律詩也軌于唐爲古
詩也軌于魏晉六朝爲序記列傳也軌于馬遷班
固豈非聞李王之風而興起者乎不佞又憮然憚
而服也曰嗟乎善哉技至此乎孰謂志大道者鄙
雕蟲爲無當哉斯夏必葛冬必裘而無害爲同時
火必爐水必釜而無害其爲同器哉其承數千年
分崩離析之統一旦起而合之以翊我 明正統
若執契者意在斯哉先生瞿然避席曰以走不敏
其曷敢當願與吾子悉索邾莒之供以待盟主可
也言已相視而笑退而序之簡端如此

聶氏家乘序

成周時衛大夫食采於聶因受姓焉於是乎有聶

氏至漢潁川太守公良仕雅好長生術隱居新淦
之玉笥山聶於是乎著姓於玉笥良仕十一世孫
丹陽太守公友今所稱惠烈王者是也卒塋清江
惠烈九世孫唐尚書令公道茂距惠烈墓五里所
創五經樓分授諸子聶於是乎著姓於經樓道茂
八世孫時泰後也聶於是乎著姓於歙時泰自歙
出焉則時泰後也聶於是乎著姓於歙時泰自歙
反經樓至今嘉靖時內史公天衢自經樓徙居南
樵之烏衣鎮聶於是乎著姓於烏衣蓋自宋元豐

迄嘉定譜凡五修並以道茂爲始祖 明興時一
修於杭太守公縉再修於某公習禮內史公懼其
久而湮也與從弟南海司空公桂芳大起而一新
之列目一十有四策各宦籍展采蒞政淵洽神謨
五色輝映首 王言不在著作之林尊無二上也
縹囊旣啟墨妙先呈虎臥龍翔雲霞蔚蒸故受之
以名書第一篇章代作厥有題詞紀年紀事鴻藻
爛而故受之以譜序第二音塵邈矣繪事彷彿披
圖式瞻矧其敢忽故受之以遺像第三浚明受采

世揚偉烈載籍星羅昭穆則闕故受之以譜源第
四令公以降往牒足徵五十四世如雲斯仍故受
之以世表第五祖功宗德歷久彌新詳畧錯陳考
鏡罔湮故受之以世傳第六佳樹敷榮柯條遐布
粗述爰居附茲竹素故受之以譜槩第七曾霄奮
翮千里比肩光昭世德佑啟後賢故受之以宗望
第八前言徃行匪文弗宣喆人徂謝視此簡編故
受之以列傳第九堂構鉅麗厥任惟艱貞珉具在
仰止高山故受之以碑記第十仁者之惠贈人以

言韋絃可警金石永存故受之以贈序第十一長
言不足歌詠盈篇出風入雅洞庭鈞天故受之以
贈詩第十二祝史正辭神人攸洽竣事功緘滕
副墨故受之以祭箋第十三余讀既卒業歛襟作
而嘆曰蓋聞有明德者其後必有達人其聶氏之
謂乎聶氏以仙著者三以明神著者一十有八以
經術宦蹟著者更僕未可悉數明德遠矣厚積發
祥至我內史公靈根仙骨嶒然不滓五授上真秘
旨愈出愈奇繇今距某年懸弧之辰蓋八十有八

齡矣綠髮朱顏澤若彊壯九轉之丹計日而熟諸
孫各起一經居然巖廊楨幹故仙者達於天也明
神者達於幽也經術而宦蹟者達於朝也內史公
兼之矣茲家乘也其集諸小乘而爲一大乘也哉
若夫隨年隨世而遞修之則在後之君子

仙史館贈言序

仙史之有館也聶少君小築滁陽之烏衣巷以養
性却期者也仙史館之有贈言也一時元老鉅卿
鴻儒俊士爭納交少君各抽其藻思以致頌美者

也芳翰緗帙充棟盈几少君類而緝之曰聶氏家
乘又從家乘中刪繁舉要爲卷者凡四此仙史館
贈言之所繇作也少君世澤之遠操行之高刀圭
奏效之神贈言載之悉矣或謂仙則仙矣胡稱史
也曰太上仙之宗也然猶隱身柱下不廢仕進厥
後避世金馬者代不乏人少君蚤歲通籍秘書旣
受至人餐霞真訣遂翩翩乎遊方之外故曰仙史
也或又謂贈人以言太上之極軌也若虛若愚之
旨至今皎若白日海內人士獲承少君齒牙餘慧

因不奉若著蔡珍若圭璋烏用是懷鉛握槧者之
藻績爲也曰立德立言交相重者也太上雖神聖
無兩乎然佔俾之士疑信參半脫非猶龍一言其
何以通兩家之惑而令大道擴然無隔闕爲耶異
日者少君拔宅冲舉雲中鷄犬之響久復寥寥所
賴贈言具在後起者睹世澤之遠則有水源木本
之思焉睹操行之高則有高山仰止之想焉睹刀
圭奏效之神則有丹砂可學之賦焉則茲刻也其
亦負矯之丹梯瀛海之寶筏也可少也哉可少也

哉

流霽館兩生義序

長卿氏世家豫章之浦結廬散原之山左縈鳳渚
龍沙右控鸞岡鶴嶺仰睇雲蒸蒼蒼今蔚今以出岫
俯臨川逝泳之游之可樂饑飛流互動景物遞呈
信寰區之至文而大觀之巨麗者也爰爲築館命
名流霽義取三墳之片詞中富百家之萬卷朝而
吟夕而諷籠今曩于青箱走風霆于素穎或舒嘯
則千林應聲或鳴琴則萬壑答響有無俱遣形神

兩忘已而嘆曰西郊不雨周文興嗟東海望洋莊
周寄慨爾乃駕公車止皇邑睹金闕之干霄詫朱
輪之若水惟吾同調間爾寡儔迺有錢塘阮生定
石交于傾蓋中牟張生問奇字于敝廬于時長卿
氏開蔣徑結祗社雙龍之氣既合而千秋之業遂
講矣摛文作灋于周秦譚詩取裁于漢魏而又以
其餘力爲經生制義久之成帙題曰流霽館兩生
義蓋兩生不欲背長卿而長卿不欲背茲館耳夫
海陸殊珍均克商鼎金石異奏總協虞韶兩生義

不論論其大者阮生鷹揚于虎林張生高步于梁
苑然爲中原之間氣均也阮生丰神煥奕張生雅
度冲夷然爲載道之法器均也阮生大暘玄風張
生夙悟妙理然爲新羈而取直道均也居恒舉庾
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
余於二子蓋酷類之異日兩生者出此盤敦以尋
北地歷下之盟大建旌旄以續姑蘇新安之烈使
含經者雲集味道者川至流霽館其藉以不朽乎
兩生勗之無令人曰長卿氏阿私所好也阮生名

南朋字太冲張生名民表字林宗長卿氏則余不
佞李鼎云

刻朋來集序

余既謝經生業諸君子持所論著就余揚摧者屢
滿戶外間命童子錄其百一久之成帙題曰朋來
集集有序曰文以代興尚矣今所稱制義大都十
年一變詎惟十年亦且歲更詎惟歲更亦且月異
而日新焉辟之岫雲海市倏忽千狀復化烏有迺
有咀茹陳言希飾羔雉其族庖之謂乎夫水殿張

筵鏤冰鑿雪衆賓盈座爽然適口族庖迺欲錄其
餘屑以羞朝膳不亦左乎余於此技蓋三變云初
以菽粟視之技亦菽粟而報余既以鷄肋視之技
亦鷄肋而報余今直土苴之矣而與諸君子揚摧
時輒有一言之幾乎道豈所謂岫雲海市無心於
文者得之耶雖然郢曲彌高和者彌寡則余朋來
之有集也其猶然下里巴人之調乎

支伯子尚書清旦閣艸序

華平支先生以名進士教授南昌也時坐高足弟

子講論衙齋不佞鼎與在席末伯子尚小先生坐
箸鄰前神姿高徹兩眸間爍如巖下電先生摩其
頂曰異時操觚當不減乃父不佞鼎進曰直當衝
破烟樓耳先生撫掌大笑越十年先生再宦南昌
則高足弟子半在仕籍其它亦周遊四方不佞鼎
獨侍講席先生愈嫗就之伯子與其仲皆伸楮立
就數千言以進先生竄定不二三言耳又十年先
生掛冠里中不佞鼎僑寓冶城伯子儼然造焉則
知仲已夭折伯子遊太學亦中斐菲先生治清且

閣于綠溪之上讀書嘯咏其間不關人事者亦幾
十年爲之悽惘且益欽仰先生高致焉伯子間出
一編以示曰尚書清且閣艸艸以閣名不忘庭訓
也思入杳冥聲中金石如繁星麗天如百川注海
不佞鼎讀不卒業則已聲厲九霄志凌千載豪吟
朗諷不覺更有傍人矧伯子才情獨詣忻然自賞
其果于進取而忽于操持無亦情理之所必然者
與古稱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今世黃口而拾青
紫者何限然不能于此道一窺外藩藉第令以彼

易此吾不爲伯子其之矣嗟乎文章小道而山林
臺閣各自有體伯子雖窮愁而所論著皆典謨訓
誥之義夫典謨訓誥古誥后碩輔所以經理天下
保大而定傾者也伯子論著不啻置身其間而與
之上下可否是所謂治世之文也焉有治世之文
而不爲治世者之所錄乎矧先生中道鍛羽仲子
丁年早逝揆以盈虛斟酌之運天之所開在伯子
矣伯子勉乎哉抑有異焉文能窮人先生以之文
以窮而益工其伯子之謂乎不佞困阨終身百

倍于先生父子而又不工於文豈造物者於我兩
棄之耶抑困心衡慮而不作自棄于造物者耶然
不佞不能不窮而能處窮卽造物者兩棄我而我
兩其之造物者又將如之何耶每與伯子論此伯
子輒舍坐起舞至欲移居就之然終不敢自爲是
也尚俟伏清旦閣下質之先生云

劉獻子北游草序

文須學也亦須才也學以人勝才繇天授游何關
於文哉乃漆園三閭文之聖也亦且託於遠遊道

遙以見意太史公南游江淮北涉汶泗翱翔齊魯
梁楚巴蜀之間卒述黃帝訖太初而成一家之言
則江山之助焉可誣也吾友劉獻子才麗三春學
總百氏蜚聲豫章舊矣已而汎洞庭登衡嶽則有
楚遊草渡秦淮躡鍾阜則有南遊草士林一時紙
貴最後觀國之光游於燕市則有北游草草如干
首不佞受而卒業則隆崛崔崒若太行居庸之列
峙於西北也決瀆潢澗若河濟滄海之縈環於東
南也吾不知獻子之文以游重乎游以文重乎抑
之至哉不佞倦遊人也惡乎知之

九霞山人詩集後序

九霞山人詩吾里中楊懋功先生之所著也不佞
甞生也晚事先生不敢肩隨先生歸自滇中引爲
小友遂訂子女婚媾之約亾何不佞爲萬里十年
之遊比反而先生厭世上昇矣拊棺長哭悲風驟

雨暝焉四合若助人嗚咽憐悽者有間先生子士
美出先生集咏之曰先君子生平著述甚富然散
逸不少矣不肖孤殫力蒐獵止是耳幸無廢先君
子之好一言列之左方不佞曰唯唯夫詩有心聲
有貌言貌言者無關於心心聲者酷肖其貌先生
面方而皙肌豐而澤逸致翩翩而耻爲容悅口給
居然長者也操觚爲詩一紆性靈之蘊絕亾晚近
訕詆誇詡之習而不刺繆於法時而避世金馬時
而剖竹炎荒時而縱情一壑涉境殊矣而聲調若

出于一其于境也何居蓋萬變迺遷于前而靡定
者幻境也萬變迺遷于前而常定者真境也先生
擬古諸作在離合之間五七言律得之湛精極思
不束于境而觸境皆真卒然而奏之知其爲先生
之詩也三復而繹之知其肖先生之貌也焚香當
牖而謳之吟之則松濤瀉月竹韻倚風又若助人
擊節而欣賞之者然則先生之詩其心聲也乎其
有溫柔敦厚之遺軌也乎

龍蟠社同盟序齒錄序

龍蟠社者張憲甫錢伯衡劉下之三君子結異姓
同氣之盟而講焉者也社在秣陵鍾山之麓鍾山
故號龍蟠遂稱龍蟠社焉先是伯衡入建業於當
世之彥少所服下下之素有杜門癖故知下之者
甚稀兩君子交臂時遽成莫逆下之兄事伯衡而
伯衡亦弟畜下之無所巽謝今六月憲甫至自蘄
黃携故所上滅倭十三策示不佞兩君子因寓目
焉未卒業不覺神往而席之前也並請兄事憲甫
而憲甫亦並弟畜之無所巽謝乃指鍾山而爲盟

曰鍾山者我 高皇帝定鼎之區 孝陵在焉一
時景從元勛彪映千古後進之士有不拊髀思奮
以仰答休養生息之恩于萬一者非夫也今茲盟
也鍾山之靈寔鑒臨之旣盟例有齒錄不佞執役
牛耳爰叙諸簡端曰憲甫甫十二遊澤宮視一第
猶土苴耳于陰符黃石子史諸書無所不讀于海
內奇偉特達之士無所不交而又恂恂却武畧無
楚狂積習令人若在梁父之椒引領日觀諸峯而
不能計其尋丈者也伯衡弱冠時深計忍辱以報

父仇已而北窮九塞東渡朝鮮南歷閩廣楚蜀滇黔以及安南土司之域無弗履也無弗講其攻戰守之策也性復剛直無曲殉令人若從河源泛九曲不滔滔東注以朝宗于海不止也下之美若冠玉于少年場中雅不喜耀裘馬雜諧謔從異人授占驗三式諸書遂下幃精思研究甚至一月不沐首者以主器襲龍驤衛指揮稱萬戶侯乃深自伏匿不欲少見鋒穎令人若乘素月御微風把酒浩歌于中流而忘天吳之不可測也且憲甫大父爲

處州司理公禦倭多奇蹟下之本世胄王大父爲總漕都督公以清介受世廟特眷伯衡爲吳越武肅王苗裔則三君子者固龍種也雖泥蟠九淵乎異時同心戮力以成中興不朽之業其惠徼鍾山之助豈淺尠乎或曰是役也美則美矣結盟而正于三不已隘乎余謂古有伏龍鳳雛得一足安天下何況三乎又况三生萬以至算數所不能盡乎憲甫旣梓滅倭策尹皇父雄文巍然弁首無論胸羅數萬甲兵而文章一枝則已吞吐雲夢者八

長鳴集卷五 書序
九兩君子將因憲甫招之入社皇父雖殊不屑其
何說以解免于憲甫乎籍爲尺一者十今書其三
而虛其七以俟來喆

刻禮編序 代作

夫禮本於天殺於地天高地下而一定之則著焉
所謂道德之極也宜聖刪述六經而禮樂獨謂之
定蓋禮本自定亦定其所自定者而止世儒不達
猥云禮自外作老氏目爲亂首有自來矣我明
稽古定制登禮記埒于六經頒之澤宮 列聖繼

作乃有 大明集禮性理大全明倫大典諸書先
後輝映以故禮樂明備駸駸遠軼漢唐而比隆三
五詎不洋洋美德乎哉說者謂有周一代儀則自
周禮而外詳在儀禮大戴所記亦于禮經多所發
明此朱元晦氏湛元明氏儀禮經傳所繇作也吾
鄉澄海唐氏復取儀禮大小戴記分節比類傍引
曲證茹醇吐疵別爲禮編二十八卷上編載五典
而言容服食稱謂餽遺卜筮祔焉中編載四禮而
鄉飲酒鄉射投壺覲禮燕禮聘禮祔焉下編載禮

論樂論而治論學論道論祔焉蓋朱氏湛氏析傳以傳經唐氏析經以傳禮總之鼓吹六經而伴閭閻庠塾之間復覩全禮以爲必可行於今日者則唐氏之力尤勤而功尤偉云學禮者莊誦明倫大典而叅以上編莊誦大明集禮而叅以中編莊誦性理大全而叅以下編庶幾上下以辨民志以定而列聖授守一道遠與天地同節者炳如日星矣不佞服官禮曹讀旣卒業爰刻之署中用傳久遠而序其簡端如此

重刻玉梅館書要序

逞余二三兄弟講業洪都則推伯雝徐君爲祭酒伯雝於書無所不讀於學無所不究屈首作經生語輒爲士林鳴鏑每下帷譚說經義從者數百人無不人人解頤者卽余二三兄弟載酒問奇亦各虛往實歸欣然適也伯雝以明經應廷試高等謁選得寶坻文學掌故輒擁臯比啟緇帙多士環橋門而觀聽者如堵卽傍邑鼓篋而至者不可勝計又無不人人解頤者多士錄伯雝所譚說積而

成帙曰玉梅館書要刻之寶坻齋中懸書 都門
都人士爭購之蓋一時楮貴焉伯雝又以文學掌
故高等擢兗郡別駕將之任以憂去逾禫而過金
陵其夙昔之鄉往而不得一見者一旦慰其生平
又莫不解頤而忻然適也督學直指陳公亦伯雝
同社友也後命書林林氏以書要重鈐諸梓而徵
序不佞遂不辭而爲之序曰我 明以經義策士
一遵紫陽氏傳註爲正鵠紫陽氏之學至蔡氏蒙
引而始明至陳氏存疑而始暘伯雝潛心二書獨
詣懸解凡學士大夫所致疑於紫陽氏之支離而
微近固執者伯雝悉以意通之俾之兩相證而兩
相融焉伯雝真有功於紫陽氏者哉伯雝修幹長
髯高視闊步訐謨石畫動中機宜卽風雨雷電交
發互至屹如也區區佐羗烏足以盡伯雝哉今茲
書要蓋大鼎之一爨耳

石角塘新阡十景唱和詩序

石角塘新阡十景詩者大中丞青螺郭公之所題
咏以彰蕭太夫人佳城之奇勝者也友人黎仲明

氏繪而圖之將索名筆次第屬和不肖鼎獲讀佳
什有曰石塘開鑑曰周譚澄壁則若滌除玄覽而
心膽瑩然其俱徹也曰雄猊瞰江曰長蛇鎖洞則
若振衣天路覩巨獸蟠舞以肅禁闈也曰五龜獻
瑞曰雙鯉躍靈則若發河洛之藏而素書瑯瑯可
誦也曰帶河環玉曰靴丘飛鳥則若垂紳巖廊赤
舄几几而百寮遽然象指也曰觀山曉日曰城洲
夜月則若聳身雲外手握雙丸而照曜八極也蓋
萬安峭備青葱之間一山雄峙怒踞奮鬣舒尾而

欲前者獅山也巧當獅山脣忽之中太夫人新阡
在焉稍南則爲石塘又南則爲帶河又南則爲大
江大江汪洋千尺而渟泓洄於波心者周公潭也
登獅山望周潭則若舍羣鼠之飲爲虹吸爲鯨吞
其他恠石磷磷盤山宛宛若龜若鯉若鳧若蛇爭
妍獻秀於前者不可勝紀左顧觀山則朝暾出浴
右睠城洲則桂魄侵輪蓋天胤寶婺以開大中丞
公之先而神苾吉兆以篤太夫人之祐洵寰宇一
大奇事哉中丞公黔功告成 聖天子虛席以待

斟酌元化公固請定省而後報可春秋展墓時邀
衆賓逍遙諸勝應接不暇理故什賦新詩一唱三
嘆林木互動奚啻法王振吼已哉不肖鼎伏處龍
沙披圖玩諷恍然若從衆賓未坐而叙其簡端如
此其殆百獸踰地欲絕而草蟲猶然嚶嚶者乎公
業已建日月之旂布鳥蛇之陣珮左顧之章懸金
魚之袋行且披白澤之裘橫凝脂之玉曳尚方之
烏獻千秋之鑑執璧秉珪以符周公之業烏知非
茲山之效靈耶昔王敬則夢騎獅子竟位至太尉
曾何足比擬於萬一云

斟酌元化公固請定省而後報可春秋展墓時邀
衆賓逍遙諸勝應接不暇理故什賦新詩一唱三
嘆林木互動奚啻法王振吼已哉不肖鼎伏處龍
沙披圖玩諷恍然若從衆賓未坐而叙其簡端如
此其殆百獸踰地欲絕而草蟲猶然嚶嚶者乎公
業已建日月之旂布鳥蛇之陣珮左顧之章懸金
魚之袋行且披白澤之裘橫凝脂之玉曳尚方之
烏獻千秋之鑑執璧秉珪以符周公之業烏知非
茲山之效靈耶昔王敬則夢騎獅子竟位至太尉
曾何足比擬於萬一云

李長卿集卷之五終

曾何足以辨於萬一云

書